

长安 传奇

宋小云〇著

长安传奇

宋小云 著



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安传奇/宋小云著. —西安:西安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541-0950-2

I. ①长… II. ①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8321号

长安传奇

著 者: 宋小云

出版发行: 西安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长安北路56号

电 话: (029) 85253740

邮政编码: 710061

网 址: www.xacbs.com

印 刷: 陕西天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76千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1-0950-2

定 价: 32.00元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 请寄回另换。

第一章

1

我眼前的这座B城，雾霾重重，总是一片朦胧，可以看清的距离不超过一米。每天上班的时候，从朝阳门进来，骑着一辆随时会散架的电动车，像在梦中行走一般，周围的一切总显得影影绰绰。因此，我经常会撞到一些东西，有时候是隐藏在深色雾霾中一排幽绿的松柏，有时候是一对正在交配的流浪野狗。当然，这些都不打紧，更多的时候撞到的往往是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一团白花花、肉乎乎的东西会突然间横在眼前，定神一看，原来是一只如盘子一般大的屁股，是进城务工的女人正在借着雾霾，随时方便。更倒霉的是，有时会撞上那些大清早起来散步的老头和老太婆，一声惨叫之后，甚至能在空气里听到老骨头断裂时的清脆声响。当然，遇到这种情况，我会选择卑鄙无耻地继续前行，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雾霾最严重的时候，B城里的女人有可能神奇地怀孕，谁都知道B城里人多，在公交车上或者地铁上男女老少总是不分彼此，疯狂乱挤，不少公共场合人们总是前胸贴着后背，难免会有意外发生……

每天，每时，每刻，我眼前的世界永远是一片朦胧，在一片灰蒙蒙之下，几乎没有明晰的轮廓，像是在梦里。我觉得，自己好像在这座城市里生活，又好像是在别的地方生活，每天我赶着去单位上班，好像要去别的什么地方。

每个清晨，毫无例外地我都会推着那辆破破烂烂的电动车，迷迷糊糊地到一家文化单位上班。这家单位破败得不成样子，矮墙坍塌，露出红褐色的砖头。院落当中还有一汪水池，水池中央还竖着一个搭弓射箭的裸体铜人丘比特，只不过铜人的生殖器被人拧掉了，水直接从肚皮上的黑窟窿里流出来，到处乱溅。办公楼孤零零地在雾霾之中耸立，门上的牌子漆皮

掉落，斑驳不已。在雾霾重重的天气里，坍塌的矮墙和斑驳的门廊其实是看不见的。我之所以清楚地知道它们的样子，是因为我在这里上班多年，它们都是我记忆中的事物。但是在雾霾重重的日子里，我对自己曾经无比熟悉的地方也会变得不确定，每次踏上办公楼的木质楼梯，脚下总是会传来一阵叽叽呀呀的怪响，像极了恐怖片中的场景，仿佛在我前面会随时会冒出一颗血淋淋的头颅来。楼道里面总是一片令人难以置信的寂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楼道里没有人，只是在这里面上班的人都是文化人，文化人灵魂重、身体轻，所以做事走路形同鬼魅，悄无声息。在黑色犹如鬼火般流动的空气里，这里的一切都会变得陌生不已，我仿佛是步入了聊斋中的鬼域，进入到一个永远也醒不过来的梦境之中。

2

我的房间是在走廊尽头的一个角落里，铁制的门把上如铁锤般挂着一个巨大的铜锁。每次开门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感觉，仿佛自己一旦步入房间，门就会从外面锁上，永远也走不出这鬼魅之气浓重的办公楼。我的房间正对面，是单位的公共卫生间，而和我门口正对面的，是一间单独的女卫生间。每次我步入房间，总有一股令人尴尬的气味扑鼻而来，味道浓烈，尤其在秋日淫雨绵绵的日子里，它混合着雨水潮湿的味道，不管不顾地渗入到人的五脏六腑，总能引起胃部的一阵轻微的痉挛。倒不是因为女厕所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在单位的名声不太好，很多同事背地里传言我或多或少有点儿色情狂的倾向，因而女人们很少在这里上厕所，宁可憋着，也不敢来，怕被无端偷窥或者遭受强奸），而是因为隔壁的男厕所，经年累月地无人打扫，下水管道被堵得严严实实，臭味到处弥漫。因此，办公楼的走廊里经常湿津津的，偶尔还会踩到像泥一样的东西……不过，这并没有什么要紧，因为在走廊里无论什么东西看上去都是一片朦胧，再加上 B 城上空那浓重的雾霾，所以真实的情形几乎无法用肉眼看见。

刚来单位的时候，我总是想法设法尝试着阻挡那如浪潮一般袭来的浊臭气体。每天步入办公室，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门反锁，将墙壁与门之间的缝隙塞满卫生纸，并且和其他同事一样，口鼻上总是戴着一副白色

的口罩。但我很严重的鼻炎，肺上还有点小毛病，戴那玩意儿时间长了总感觉像是被人捂住了口鼻，呼吸困难。后来，我还想过干脆从医院买台吸氧机，戴上透明的硬塑料面罩，在自己鼻腔内插入鼻导管，就如同美国大片细菌战里的生化战士。但这个主意也就是想想而已。倒不是我怕领导嫌我太碍眼（单位上的人都知道领导对我的憎恶与日俱增，多一层厌恶或者少一层厌恶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是因为费用太贵，所要承担的费用超出了一个屌丝的极限，就是把自己的浑身脏器卖给器官贩子都不够。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做出了和我以往人生经历相同的选择，就是彻底地投降。除了投降你还能做什么呢？首先我不是管道工人，对于修理厕所下水道一类的问题一窍不通；再说疏通厕所里的下水道，需要承担掉入粪坑的风险，我从小就胆小如鼠，怕死怕得要命，暂时还没做好心理准备。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向领导反映问题。但是领导的办公室里有德国进口的西门子空气净化器，还有独立的小卫生间，根本不用去走廊里的厕所（事实上是，领导们的卫生间的管道全都通向了走廊里的公共厕所。我原来就一直纳闷，“为什么这厕所里浓烈的味道与日俱增，后来终于明白，原来是办公室里单独卫生间的大小便在经过公共厕所的时候管道发生了侧漏）。最后的结论就是，我只能向这股浊臭无比的空气缴械投降。我清楚地知道，人可以在危险、恐怖、肮脏面前闭上眼睛，也可以对恶毒之语或诽谤之言闭耳塞听，但唯独对气味毫无办法，它们毫无廉耻地伴随着呼吸进入每一个人的体内，不管不顾地引起每个人或余香满口的愉悦感或恶臭满鼻的嫌恶感。于是，我强迫自己在办公室做起了深呼吸，慢慢地将那浓稠而又尴尬的气味一点一点吸入，慢慢让它们浸入自己的五脏六腑。因为我知道，我得活着，只要活着，我就不可能完全摆脱它们。

我这么想的时候胃里会有点恶心，但是我得适应环境。俗话说得好，适者生存，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卡夫卡《变形记》里面的主人公是一只甲虫，因此我经常觉得自己是住在厕所旁边的某种软体类动物，这样一来我就不会觉得那么痛苦，可以心安理得地活着。如果某一天清晨，我早上起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甲虫或者别的什么软体类动物，我不会张皇失措，而是和往常一样当做什么都没发生照常上班，因为生活不会有根本的变化，一切如旧。

这样我就能在这里安心地呆上一天。并且完全适应这里的环境，不会再在意这些多少有些令人难以启齿的环境问题，做一些自己喜欢干的事情。接下来应该做的事情就简单明了，我会平静地从布满灰尘的角落里，抽出一卷用皮筋捆着的纸卷，缓慢地在桌子上铺开棕黄色的纸张，然后用鼻子闻一闻纸张间散发的霉味（其实我只闻到了浓烈的臭味，但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那股清晰的霉味其实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之中），然后像抚摸一个女人一般将淡黄色的纸张摸索着轻轻地铺开。纸张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蝇头小字，我知道上面有我每天都写的故事，一个残缺不全的大唐故事，一个无比荒唐扯淡的故事。我每天总是把这个故事从头到尾地读一遍，然后搓搓手或者耸耸肩，接着往下写。我这么做的时候，总感觉自己是在别处生活而不是在这间臭气熏天的办公楼里。但是在别处生活，并不意味着生活就会变好，有时候会变得更糟。因为这个故事里的生活总是超出我的预料，而且总是向着不好的方向发展（我的本意是在故事中创造一种好的生活，类似于心灵鸡汤之类的东西），可是这个故事有它自己的走向，好像写着故事的人不是我，而是另有其人。因此，这故事的一个女读者对此很不满，总是用食指关节敲着我的后脑勺说：“怎么能这样写呢？真讨厌，跟人家想的一点也不一样！”说这话的人是和我一样有点色情狂倾向的女人（当然，这也是单位同事嚼舌根给她加上的标签，我为什么被称为色情狂，我心里大概明白。至于她为什么被人这样传闻，我还真不清楚）。在我的印象中，这个女人总是戴着一副绣着玫瑰图案的白色口罩，粉红色的短裙齐臀，稍一弯腰，便可看见白色花底的内裤。她是唯一一个敢明目张胆去 female 厕所的女人，好像并不担心被人偷窥或者被人强奸之类的事情。她上厕所的时候，我经常能隔着办公室的门，听见她令人浮想联翩的喘息声（事实的情况是，她患有轻微的结肠炎，因而大便不是很顺畅，每次入厕的时候不得不呼吸很重地喘息）。

有一次，那位女士甚至在厕所里呼喊我的名字，声音很大，整栋楼都能听见。我当时正在浅黄色的纸张上穿越到大唐，过着一个浪荡公子应该

有的生活，和一大堆怡红院的女人左搂右抱，时不时地捏一下她们的屁股，偶尔还会激起一阵惊叫或者尖笑。所以，当那个女人喊我名字的时候，我并不想放弃我在大唐那点很 sex 的幻想。但是她的叫声一声大过一声，以致整栋办公楼里上班的人，都猫在各自的门后面，不动神色地侧耳倾听。我不得已，只能隔着门应了一声，她喘着粗气继续说：“宋小样，你快过来一下，我下面卡住了。”我心想，究竟是下面哪里卡住了呢？再说，她是女同志，无论下面哪里卡住，我都不太好处理。于是我说：“你就不能找个女同志帮忙吗？你看，我是个男人，我帮你，老大哥会找我谈话的，到时候我不好解释……”她说：“你想到哪儿去了？这种事情怎么能找那些个高雅的女士呢？再说就一点小忙，你赶紧去门口的药店买一点开塞露回来。”她继而又大声喘了一口气说，“对了，你买便宜一点的，我们又不是领导，不报销的。哦，再买一点卫生巾，大姨妈来了，还真是祸不单行哦。”我这辈子还没有见过说话这么直率的女人，何况这还是在办公楼里，如此口无遮拦地说话，难怪别人会背地里嚼舌头。为一个半生不熟的女人买开塞露或者卫生巾，这类的事情我还是头一次遭遇到。不过，我并不介意，小时候一直都是红领巾，无论别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不会袖手旁观。

我到医药店买回东西，走到厕所门口的时候，对她说：“你看，这是女厕所，我进去不太方便，对名声不好。”她不耐烦地回答说：“宋小样，你名声本来就臭，别扯淡了。快给我递进来，疼死我了。”我走进去，只听到一阵喘息，门虚掩着，门缝中伸出一只纤细的手臂，指甲盖上涂满了紫色的指甲油。东西递进去以后，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我又问她：“还需要帮忙吗？”她说：“不用了，谢谢。”这就是我和这个女人第一接触时的情景。在这以前，我只知道她叫焦青柳，学历不低，本科与研究生读的都是女权一类的学科，所以脑子读坏了，说话做事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坦白直率得令人难以容忍。比如，有一次单位集体开会，她提意见说单位的铁椅子应该换一换，老是硌得人家下面疼，对女同志健康不好。主持会的老大哥当场就面红耳赤，不知说什么好，只得说：“小焦同志的这个下面问题……哦，不对，是椅子问题，我们以后再谈，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建设文明单位，大家不要离题太远。”还有，她在单位里公开主张女人

不应该戴胸罩，她说美国的女性现在都流行解放胸部，凭什么男人可以不戴胸罩，而女人就不行呢？再说长期戴这个玩意儿会引起血液流通不畅，容易引发乳腺癌。

当然，谁都知道在一个严肃死板的单位，老是谈论乳房问题或者下面问题，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久而久之，老大哥自然就会认为这个女人大概生活作风有些问题。自从和她混熟了以后，我还知道，这位焦青柳好像生活不太富裕。因为她买的卫生巾从来都是很差的便宜劣质货，既不能完全吸收，更不能防侧漏。每次焦青柳大姨妈（月经）来的时候，她的着装都会格外地仔细，生怕有不洁的污点漏在外面。因此，我经常帮她检查臀部状况，当然是只能用眼睛看的那种。后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还专门买了放大镜，这样即便是血红蛋白分子也难逃我的法眼，焦青柳对此感动得一塌糊涂，说从未想过我做一件事情会如此认真。

4

在好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躲在那间臭气熏天的办公室里写小说，过着与世隔绝的甲虫生活。可是自从有一天我为那个姓焦的女同志买了开塞露和卫生巾后，生活彻底地发生了变化。以后的日子里，她每天都不请自来，戴着白色印有玫瑰花纹的口罩，一袭白裙齐臀，像个进出病毒隔离区的女护士。当然，在我下流的想象中，那位女护士还应该穿着轻纱般的针织衬衫，这样她那不戴乳罩的乳房就会在一片朦胧中若隐若现……她还应该手握微型针筒，走进我的房间后，在我耳边轻声说：“打针了，亲。把裤子褪下来……”当针眼扎入臀部肌肉的那一刻，我感到的不是疼痛，而是酥痒。在这个想象的场景中，多少带点色情的味道。谁都知道，我喜欢做白日梦，所以不知不觉就走了神，经常发呆，就是路上被人抢劫了也有可能完全不知道。所以，这位焦青柳经常用手指敲着我的头说：“真讨厌呢，又不知道在想什么，没听见人家说话吗？”我只能支吾着回答说：“你说什么了？我没听见。”她说：“你好讨厌啊，人家说什么你都不好好听。现在人家不想说了。”我说：“不好意思啊，我这里有点臭，希望你见谅哈。”她说：“这里到处都很臭，哪里都一样。讨厌啦，人家说的不是这

个。”我想，那她究竟说的是“哪个”，难不成她要和我探讨乳房问题或者阴道问题？反正我没听清，她又不肯说第二遍，不好妄自猜测。

她又说：“听说你写小说啊，和性有关吗？”我心想，这位焦青柳的大脑里大概除了女权就是弗洛伊德，反正能将世间万物都和性扯上关系。我真想说，没有，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因为在读研的时候，我对弗洛伊德和他的理论深恶痛绝——我第一个女朋友就是一个弗洛伊德迷，而她后来居然毫不犹豫地甩了我，更要命的是，她每天都在 PLU 大学的草坪上跟我谈论性问题，我居然连她的乳房都没摸过一次，想想都觉得窝囊。——我对她说，我在改写白行简的唐传奇《李娃传》，这个小说多少和性有些关系，这点我不能否认。她一下来了兴趣，问我有没有矮一点的板凳，类似于坐便器的高度。还解释说，她习惯于在蹲马桶时阅读，尤其是在大便被排空的那一刻，全身呼吸顺畅，最适合阅读。我说，好像没有类似的凳子，不过，你看我身体肥胖，如果横卧在地板上是不是正好是坐便器的高度？为了方便阅读，我就勉为其难当回你的坐便器，如果你不为难的话？这本来是句玩笑话，以为她会觉得尴尬，没想到她却当了真，拍着手说：“好哇，以前坐那些铁质的马桶，总是硌得人家下面疼，现在有人肉椅子，一定舒服。”我心想，这世上有些玩笑话对有些人是不能乱讲的，他们会把一切当真。既然玩笑当真，我也就只能假戏真做，像狗一样躺在地上，她不假思索就骑了上去。我仰头向上看去，她的胸襟前有一排精致的螺旋子母扣，两只乳房将子母扣拉得紧紧的，几乎是呼之欲出。我的两只眼珠子几乎蹦到了鼻梁上，那贼一样的目光玩命地想往她的胸襟里挤，试图一探究竟。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眼睛酸痛，甚至会得严重的斗鸡眼。不过管他呢，反正从小到大由于各种原因，我多少有些斗鸡眼，再严重一些也不打紧。焦青柳呢，好像对一切都毫无知觉，还真的在上面认真阅读起来，有时甚至可以听到指尖划过纸面的声音……

第二章

1

唐人白行简在《李娃传》开篇写道：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略其名氏，不书，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隽朗有词藻，迥然不群，深为时辈推伏。

根据这个开头，小说家宋小样写道：大唐元和年间，有刺史荥阳公者，膝下一子，面相俊朗超凡，少有才思，丽词嘉句，时谓无双，人称荥阳公子。这位公子在那刺史荥阳公面前，玲珑乖巧，成日里诵读孔孟文章、吟诗作赋。背地里，这公子却是个虚无荒唐之人，心中厌恶礼法规矩，只对老庄之道、阴阳异端之说兴致盎然。

于是乎，那浪荡公子便寻了一清静安逸之地，以苦修孔孟文章为幌子，在那荥阳城外买了间土坯草顶的泥房。成日里看那秋日高雁从屋顶掠过，看到那古老木檐下的风铃随风而摆，看到陈旧的扉门在日光下变长、消逝，而后又在夜晚的月光里重现。虽说那屋顶之上到处都是窟窿，落在棚顶上的鸟雀经常在他熟睡之时将粪便屙在嘴里。公子信奉老庄之说，以为道在屎溺（《庄子·外篇·知北游》），全不介意，觉得即便是吃那鸟屎也比读那孔孟文章强上百倍。他遂在这个地方活得逍遥自在，完全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市井闲人，百无聊赖之时，还会跑到荥阳城里当一回流氓。

公子每日晨光微曦时，便开始在那荥阳街上东转西瞅。如若碰巧遇着一个手持糖葫芦的女孩经过，公子必然伸手夺之，而后整口吞咽，临了，还扮鬼脸把人家小女孩吓哭。公子还喜女人滚大浑圆的双股，每每见之，心痒不能自持，便尾随其后，摩挲之后，也不落跑，还向那女人谓曰：

“汝之臀，甚美，光如滑玉，腻如油脂，是人间之至美之器物也。”当然，荥阳城里的女人并不理会公子这一套，稍微厉害一点的，直接就给他一个势大力沉的耳光，他遂常常被打得目斜口歪。有时，他在六十多岁的老姬臀上都能发现美感，她们的屁股干瘪如用旧的糙纸，坚硬如陈年的牛皮，但这仍然阻挡不住公子抚摸它们的热情。在荥阳公子看来，这和欲望已经没有半点瓜葛，而是一种纯粹的美学癖好。但这荥阳城里的老姬可不管什么美学癖好，被摸之后反应比那些妙龄少妇都大，觉得死亡事小、失节事大，不是服砒霜自杀就是拿根麻绳把自己吊死。

公子之流氓行为，搞得这荥阳城满城风雨，几乎所有的女人都给自己定制了铁质内裤，防止被摸。当然衙门也捉到过公子几次，结果一看是刺史荥阳公的儿子，也只能笑着把他送走。而当夜晚来临，公子就会用灶灰水洗掉一天的灰尘，在那古木案几上点燃蜡烛，抹掉落在上面的鸟屎，伏案写他的情色小说。偶尔不写作的时候，公子会换上黑绸长袍，带上波斯猫面具，去那些极为秘密的地下暗室。这些地下室向外通风的窗口，常年累月地蒙着一层黑布，使得里面看起来永远都像是黑夜。这里面基本都是游历大唐多年的外藩之人，充斥着流氓、妓女、耍蛇的印度阿三和热衷于坑蒙拐骗的中亚商人。虽然他们身份与职业不同，但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他们都自以为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掌握秘密知识的人。印度阿三可以使用瑜伽里的浮空术耍蛇，阿拉伯商人则精通数学和几何（其实他们都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混蛋，印度阿三经常在不知不觉中让蛇钻进别人的裤裆里，一般来说这些人都是想免费看蛇戏的人；而阿拉伯商人则热衷于用数学行骗、赌博，稍不留神你身上银两就会成几何倍地钻进他的口袋里）。而公子则在这里讨论孔夫子所谓的异端邪说，比如可以和妓女探讨一下女人的身体构造，可以从阴阳家那里学习一点两性知识，可以和星相学术士探寻宇宙的起源。在这里聚集着一群流氓知识分子（现在他们有了一个更加文雅的称号，叫自由知识分子，实际上个人认为叫流氓知识分子更符合实际情况），他们和那个著名混蛋希腊人苏格拉底一样（流氓知识分子苏格拉底，成日里在雅典的大街上游手好闲，不好好养家糊口，被自己的老婆追着打；经常聚集一帮游手好闲的小混混，用拐弯抹角的方式教唆他

们，让好端端的上进青年变成了恋童癖和同性恋)，每个人都毫不掩饰地向他人讲述自己那些个见不得人的学问，而后酗酒抽大麻，和陌生女人做爱，搞同性恋，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简直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神经病。

2

这刺史荥阳公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好学上进的公子居然是个混蛋知识分子。这公子在荥阳城里为非作歹，几乎路人皆知。所以，有些对公子不利的消息就会传到荥阳公的耳朵里。但荥阳公不信，心中念想，公子乃吾亲手养大，品性文章在同龄人中都是一流，那些滑稽虚无之事，他怎么会去做呢？荥阳公不放心，又将公子唤回身边，考他孔孟文章，公子皆对答如流（公子聪慧，有过目不忘之能。但在荥阳公面前却故显愚笨，不显山露水，想的是日后长久之计）。不久，公子受郡县推荐到长安参加进士科考试，临行时，荥阳公为公子筹银五十万两，为其备好服饰车马，并安顿公子道：“这长安考官，为父均已通过一些关系，打过招呼，这三十万两，你且赠与他们，当作打点；这剩下的二十万两，供你盘缠薪储之费。”其父又怕他自幼熟读孔孟文章，对官场打点之类的事情心生反感，便又安慰他道：“为父知你文章霸才，但英雄也要有用武之地，况乎古今官场向来如此，入其门，方能为你志向。”公子颌首道：“父亲大人放心，孩儿并非死板之流，道理自是懂得。”翌日，公子自毗陵出发，月末来到了长安城……

3

在公子的想象中，长安城应该是一座大得不得了的城市，街道宽敞，高高竖起的城墙绵延千里，到处都是宏伟壮丽的宫阙。可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长安城其实是一座狭小无比的城市，因为到处都是规划整齐的窄巷，高高低低的门洞数不胜数。这样的长安城就显得特别拥挤，因而到处都是人，人插着人，人垒着人，人堆着人。公子在荥阳城里当流氓的时

候，经常因为摸不到女人的屁股而犯愁。但在这长安城里，人群里屁股挤着屁股，男女老少为了赶路基本上都用屁股往前拥夯。那些个屁股别说摸一把，就是用乱棍往回抽打，也阻挡不了它们横冲直撞的热情。所以，在长安城里，一般的女人的屁股公子是不会摸的（否则忙不过来），只有具有独特美学构造的屁股才能引起公子的兴趣。有一次，公子在人堆里发现一只精美绝伦的屁股，双臀高翘，臀部肌肉黝黑铮亮，摸上去肌肉紧绷而滑腻（公子以前从未见过黑肤色的屁股，想着这大概一定是从西域沙漠之地过来的黑美人），不想那屁股下面突然扬起一只蹄子，对着公子的下巴就是一脚。公子的门牙立刻就像子弹一样飞入天际，顺带将一只在长安城上空正在翱翔的老鹰打了下来。公子后来才发现，那仅仅是一只驴屁股。这都怪长安城太挤了，人人弯着腰用屁股争夺空间，所以走在后面的人只能看见屁股晃动，看不到前面究竟是人是驴。

公子初到长安城，每天出门都被这长安城里的人群挤得肝肠寸断。公子心中盘算：“每天这么挤下去，五脏六腑非错位了不可，得想个办法才好。况乎还要拜见各路考官，走门路，递名帖，事儿多着呢。”于是，公子在布政里的杂货铺买了一对约三丈有余高跷，白蜡杆质地，弹性十足。公子用高跷续其双足，走起路来像风一样快，这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从人群的头顶上跨过去。因此长安城里的老百姓对公子恨之入骨，他让他们这些生活在天子脚下的人受胯下之辱，简直让人忍无可忍。长安城的老百姓朝公子吐唾沫、扔大便，甚至有人想用打鸟弹弓把公子打下来，但是公子身形灵巧飘逸，几个不经意的腾挪闪躲，就将这些攻击消解于无形之中。长安城的老百姓一致认为，公子的这种做法有损于他们的尊严（长安人的尊严观念很奇怪，如果皇帝颁圣旨说为了开疆拓土筹备军粮，百姓家资一律为朝廷征用，那长安人别说饿着了，就算吃狗屎他们也愿意，因为这事关大唐荣光，事关他们那点品味独特的尊严）。事实上，公子在半空中行走，并没有碍着长安人的半点事情，最多也就是偶尔放几个屁而已，而且公子离地三丈远，屁就是再有力道，也完全冲不到地面。公子在空中躲闪那些攻击物时想：“他娘的，你们就不能把我看成一只鸟吗？那些个鸟成天在你们头顶上吃喝拉撒，你们怎么不觉得尊严受损？我不就是想赶个

路，至于这样对我吗？”

公子在长安城里走的都是捷径，房屋、城墙、树木他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过去，办起父亲荥阳公交代的事情来，自然格外地有效率。用了大概不到半天的时间，就遍访了京城的考官，该递名帖的递名帖，该走门路的走门路。公子在拜见这些考官的时候，自然会从高跷上下来，变回文雅公子的形象，又是作揖又是叩头，言必称家父如何如何……办完这些事，公子又会踩起高跷，从钟鼓楼一带出发，跑得像贼一样快，赶往布政里的客栈。长安城里的老百姓对公子的憎恨与日俱增，一看他今天居然还想从他们高贵的头颅上跨过，简直就像遇见了杀父仇人一样，纷纷在城墙上架起了弓弩，还在箭头上涂了从西域进口来的剧毒——江湖人称断子绝孙散，专门瞅着公子胯下的那玩意儿发射，嘴里还念叨着：“让你丫的成日里在我们头顶上晃荡，taste my rage, asshole!”（这个弓弩手喜欢将长安土话和英语混在一起说，可能是居住在长安城里的外国人，深受大唐文化浸染，所以光荣地成为了长安人中的一分子）。幸亏公子打小就在荥阳城里当流氓，练就了一身腾挪躲闪的硬功夫，那蝗虫一样的箭纷纷在他胯下窜过，未曾伤着他半根毫毛。

长安人还不服气，又从燕赵之地高薪聘请后羿第七十三代传人，号羿飞者。传说此人初学射箭之术时，以流萤、蚊足为靶。后来又觉目标甚大，干脆又以空气中的微尘为靶。再后来他就以清风、流水为靶，射风风止，射水水断。所以，当他听说长安人要他射公子裤裆里的那个玩意儿时，不禁哈哈大笑，道：“此等巨物标靶，蒙眼盲射足矣。”次日，羿飞便在城墙上蒙其双眼，后背搭弓而射（这个姿势需要扭腰肢，摆屁股，所以在长安城的少男少女看来，这个姿势超帅，简直萌萌哒得一塌糊涂，引得他们一阵尖叫）。此箭射完，羿飞双手摊开，向城墙下的观众鞠躬致意，想着片刻之后定会掌声暴起。谁想，摘下面布一看，公子正完整无损地踩着高跷，从天下第一神射手的头顶上不慌不忙地跨过。羿飞狂怒，认为此等羞辱不共戴天，遂搭弓连出几箭，眼看正中目标，不想那箭如碰着空气一般，直接从公子裆下钻过。这天下第一神射手甩弓而惊喊道：“此子乃阉人也，否，非若是也！”一老姬闻此言反唇相讥道：“切！我前几日还见

他在城墙上撒尿，阳物甚伟。什么天下第一神射手，我看呐就是欺世盗名之辈，还诸多借口，我呸！”这神射手，自小就是被别人捧着长大，哪里受过此等羞辱？顿觉怒气横贯五脏六腑，血浆沸腾，还想搭弓再射，可惜公子早已不见了身影，引得城墙下的看客爆笑一片。这神射手羿飞当场就被气得口吐鲜血，将自己随身携带的弓箭尽数折断，头抢地高呼：“靶丧，人亡！”遂以头撞墙数下，血溅三丈，如同华美的烟花突然炸开，引得人群一阵惊呼（这燕赵之地多悲壮寻死之士，大概是因为他们经常会因为屁大的事情就去寻死，这大概也和尊严问题有关）。

原来，公子还在荥阳城里当流氓的时候，就和当地阴阳家学过缩阴之功（那帮阴阳学家看起来很坏，可以随意控制把把的长短，很会做爱，屁股后面经常跟着一堆女人。公子为了学习这缩阴之功，可没少花代价，甚至和一个有 gay 倾向的阴阳家发生了关系。为此，屁股如女人来了例假般流了好几天血，还得了痔疮，想想就让人觉得恶心）。所以任那神箭手箭术多么精准，也是难以命中目标，因为公子的裆内确实空无一物，自己的那玩意儿早就被他缩进小腹。公子到了长安城，只觉得，这长安人简直比那帮阴阳家还坏，专门搭箭射人家的把把，还上那种断子绝孙毒药，简直心如蛇蝎，若不是有此绝技，公子有可能早就命丧九泉。后来，公子就不再踩高跷上街了，在他看来，其父荥阳公嘱咐之事均已办妥，已经没有再上街赶路的必要。再说，公子到长安城只不过是换个地方随心所欲地当流氓，而不是到处引起混乱。所以公子一改昔日的作息习惯，白天在这布政里的客栈里呼呼大睡，而当夜幕降临时，公子则戴上波斯猫面具，到长安城的那些见不得人的角落，寻访那些身怀隐秘技艺的流氓知识分子。

4

一日，公子在午夜未时，游东市还，自平康东门入，忽见一书生在明月之下，摇头晃脑，苦吟作诗。曰：“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沉吟须臾，又曰，“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究竟是用‘推’好呢，还是用‘敲’好呢？”书生入东门里，遇着站街的妓女，便用指关节敲敲她的乳

房，曰：“僧敲月下门。”又推推人家的小腹，又曰：“僧推月下门。”还厚颜无耻地问人家：“姐姐，你说是‘僧敲月下门’好呢，还是‘僧推月下门’好呢？”妓女的回答自然便是：“给老娘装什么文艺青年？想白吃豆腐，还不滚一边去。”说完，便摆好八字步，提臀吸气，将浑身气力集于掌心，一个耳光扇上去，那书生便如同陀螺般原地打转。公子瞧见此人，便如同他乡遇到了故人，总算遇到一个流氓同类。便走上前，从相反方向给了书生一个耳光，这人方才停止旋转。公子上前躬身说道：“私下认为‘僧推月下门’好一些，试想夜半三更，还游逛于外者，不是贼人强盗，便是苦逼文艺青年，如若敲门岂不是贼喊捉贼？还是推好一些。”那书生颌首道：“这位公子高才，可韩退之以为敲更妙，以为一个敲字声色音响俱佳，以响衬寂，意境全出。”公子心想，这韩退之莫非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傻缺？就是那个给鳄鱼写文章的京兆尹？世人皆笑对牛弹琴，却不知韩退之为鳄颂文。公子颌首笑道：“这自古文章，各有各的看法，全靠兄台定夺。”便又问道：“以文观人，兄台乃夜半神游类诗人，对这长安的夜生活定是了如指掌，吾乃荥阳客进京赴考，备考之余想寻一地舒缓身心，顺便结交一些不凡之人，不知兄台可告知一二？”书生笑道：“吾会公子之意，有一去处，乃长安极乐之地，怕是皇宫也比不过。公子可听说咸宜观？那观内女道士鱼玄机，妖姿要妙，绝代未有。喜以才会客，凡高才者，不论男女老幼，三教九流，均可一亲芳泽。吾闻天下第一剑士虬髯公，以毫耄高龄入观三日，精气耗尽而亡。入棺，阳锋仍一柱擎天月把有余。吾观公子气貌，乃不凡之辈，定能讨芳颜欢心。”公子闻此言，心内窃喜，拜谢连连。

公子如书生所言至咸宜观，见一庭院，门庭不甚广，月下树木郁葱，而室宇严邃，阖一扉。公子欲推门而入，不料被门廊斜角处一老僧喝住道：“南无阿弥陀佛！这位公子，凡事要有先来后到，老衲在此已等候月把有余，还望公子做文明人，切勿插队，败了人品。”公子便道：“这位师傅，你乃佛门中人，要谈情说爱，也该到尼姑庵才对，这咸宜观乃道观，我看大师是入错了门。”说毕，欲强推门，谁知门后还藏着数人，硬生生将门顶住。公子细瞧，才发觉这月光下人头攒动，黑魇魇一片，均齐声谴